

北山小集

北山小集卷第十一

信安程俱

絕句

太湖泐檄西原道即事三首

司空山頭朝出雲西源渡口十里陰煙中鷄唱未及
午白雨作泥泥已深

上崖下谷鳥道中前屨後巾魚貫從西山路暗光已
夕東山山頭餘日紅

道旁雍瓦盎如汝陽石間電雹如呂梁不知身世在何
許舉頭四山鬱鬱蒼蒼



登富陽觀聲山亭 三首

游雲凝空日無華
煙江冥迷如眼花
觀山直南是秦
望不見高青天
雨沙

東吳山川少雄遠
此中形勢如江南
當年伯符亦浪
出三雄相視徒耽耽

橋公宅中木參天
孫郎山前春燒去
煙大橋不向五
湖去建康宮深空
歲年

壬子春暮罷職西省以宮觀東歸道由富陽默

記舊詩俯仰二十八年矣

有足感者用前韻作因
簡叔問并諸故人三首

春風吹衣雙鬢華
山中小桃應著花
回思二十九年

事世故困人如筭沙

故園在眼日漸近北山之北南山南從來不飲聲聞
酒况學詩翁老更耽

擊水三千尺五天故人拭目上凌煙北山還我扶犁
手准擬今年大有年

題蔣崇德彛所藏明皇夜游圖 二首

燃膏飛控逐流光露溢金盤樂未央擬跨八龍窮轍
迹誰令一馬向銅梁

峭函伊洛好家居四十三年似覆瓦盡道蛾眉供一
笑安知傾國有胡雛

即事

照空初涌玉芙蓉
驚起霜林尾畢逋
逋託宿一枝翻自
失倦飛三匝正相呼

山中次葉翰林韻

五首

四山松桂擁高寒
臘盡陰崖雪未乾
發石開林窮鳥道
披榛尋壑見鯢桓

繞舍蕭森碧玉椽
西丘桑苧遠相連
東山一爲蒼生起
付與幽人枕石眠

步尋芳草坐班荆
照眼林泉動客情
安得長年專一壑
北窻高卧更何營

李郭一舟知謾與羊求三徑可無人
它年午橋窮勝事應許幅巾來卜鄰

雨餘雲氣渺三江松月徘徊夜窻坐
對縣河瀉千古故知難並隴頭瀧

七夕 六首

阿母雲車下建章茂陵秋草竟荒涼
漢庭卿相如麻葦只數窺窻陞戟郎

緱氏山頭白鶴飛山川良是昔人非
翛然脫屣人間世不獨遼東丁令威

胥門老蔡定凡仙會有神人與作緣
自笑塵容滯窮

骨不如鷄犬上青天

腹中書籍雖無幾可奈多知作病何
正欲掃除無復理聊將卓犢挂庭柯

織女機邊天漢流盈盈脉脉望癡牛
未應乞巧能如願咫尺星橋不自由

乘槎吾欲問天孫榮悴寧當巧拙論
富貴可求難自強五窮那肯置迷魂

江仲嘉行邑將歸見寄絕句次韻八首

骯髒江公故不群八關三穴屈斷知
聞喜談狗馬從無鬼獨抱冰霜似此君

常嫌小知漫間間曠度蕭然只愛閑不借黃梁留客
醉嚴關三鼓欵銅環

若下餘杯一望間不辭山上復加山孟嘉固是盛德
士犀首何能終日閑

勸農行稼亦看山牛驥何妨共一閑應笑去亭老頗
僻背崖無地結三間

漾漾扁舟拂水飛飄飄蘋末細吹衣傳呼匝地來連

壁東郭人知典午歸

仲嘉行縣歸司錄趙叔問迂
之南門聯鑣還府率以為常

詩城端欲據天山酒戶猶能敵飲仙幽事相關公事

了如屏千嶂翠連綿

聞說人間有閻風飛霞無路欲誰從只今華髮驚衰
態却羨蒼松獨奈冬

君知曹子幻竒功法界由來一性風等是少年誇狡

猶杖端聊挂蕊珠宮

仲嘉詩中用神仙傳
曹博士逆風舉帆事

葉翰林令畫僧作偃松於石林堂壁有詩

余次韻 四首

試驅毛穎沐方諸般盤礴經營滲澹初莫作世間虛妄
見筆端三昧入無餘

當年溜雨三千尺回首丘山力萬牛故作輪囷歌絕
壁苦心蒼節俯清流

人間境物無非畫筆下丹青却似詩流出胸中無盡
藏翰林詞筆是良師

眼中突兀藍田館前日空山穢不治聊遣上人供幻
事戲將方丈納仇池

寄謝葉翰林見招 二首

風流刺史從英游沉復西湖齒苔秋授簡豈堪陪兔
苑舉鞭聊欲醉荊州

白雪詞章勝遠游胸中清鑑有陽秋玉堂正要如椽
筆肯使經年借一州

題許徽猷韓幹二馬

並轡長途騁二龍紫駟飛度玉花驄何年照影瑤池
暮露鬢風髮慘澹中

觀大洪溥公送覺上人頌演爲四首

異類潛行未兆前箇中誰辨正中偏沉沉海底三更
月杳杳長空萬里天

昂藏頭角聳磨天玉馬嘶風曲調全却向大洪山頂
上一聲驚散野狐禪

迴途莫守寒巖草巖前枯木春風到玉顏年少滿頭
霜花落花開不知老

耕破威音那畔田向來荒草不知年鐵牛閑卧無人

嚶回首芄芄綠滿川

和潛老秋日山中 三首

夜漏初添數刻長毛塵何足較牛羊道人一念三祇

劫春草秋花自在香

佛本行集經云七羊毛頭塵成一牛毛頭塵

籀龍變化九天去草木如空異北群竹林之游寧復

得邈若山河懷五君

五君詠蓋竹林諸賢也

琅玕摧空一葉下塵鑑出桺南山高卧看微雲澹河

漢佳句不復推亭臯

三峯草堂 二首

庭前雙梧一畝陰禪房蕭森花木深清霜脫葉空山

響日夢與見寒窻松月林

雨洗千山翠欲浮
稻畦松澗已爭流
朝來風急凝雲盡
歷歷鍾聲過五州

觀元章帖有寄王寶文絕句戲和

好奇不減猗犴叟
放論猶嫌石戶農
怪底西山增爽氣
佳城蕭瑟悶滕公

避寇儀真六絕句

二紀重來一葦杭
脫身兵火走風霜
安知老境今如此
滿眼旌旗兩鬢蒼

北固山頭豎白旗
西津渡口僕姑飛
將軍笑引三千

騎洗馬鵝翎間道歸

是日聞浙西總管提兵自瓜州取道儀真度長蘆便道趨杭

江漢長哦向渺茫
白沙朱雀正相望
東巡百萬臨瓜步
拭目中興望我皇

拜表時時上閤開
九重葱鬱信佳哉
天旋地轉會有日
填咽都門龍御回

瑤臺侍臣不可作
嚴谷道人今也亡
杖藜三徑非無

約一笑凌雲有底忙

往與王八文彥周經由儀真歸浙至鎮江遇友人江仲嘉今二十四年矣

茅茨低小對青山
淮擬餘年向此閑
南望青山是黃鶴
欲憑黃鶴寄書還

泊舟儀真江上連日風雨作六言遣悶

四首

洶洶風號萬竅冥冥雨暗長江午夢歸尋三徑南山
恰對書窓

常寂光徧一切勝義諦即世間正自縱橫五位不妨

透脫三關

蝸廬有佛室曰常
寂光小齋曰勝義

韋杜去天尺五鯤鵬擊水三千作意公能活國餘生
我得安禪

上流下流兵渡江南江北人歸寒盡春生梁苑天旋
日轉皇畿

題太守錢侍郎所藏薛少保獨鶴圖和韻

三首

紫清之驥下閭闔昂然野態猶高騫矯如喬松欲仙
去袂從霄霞外雙眉軒

丹恰玄襟雪色衫羽人冠墜不須簪夜來白露路聞清
警却使憂懷百不堪

通泉寫真不復見劫火變滅隨毗嵐豈惟畫筆世莫
比正自草書無第三

題錢守宋漢傑清夢圖

二錢守用余所收隆師小
首軸六言韻作見要題此

展盡衡廬清影卷將震澤俱還自有毫端子剎誰論

塊視三山

登泰山小天下斷妙喜出世間萬壑千巖掌握江月

松風往還

戲題畫卷

五載京塵白鬢鬚
丹青遐想寄衡巫
如今掃迹長林下
却對真山看畫圖

曾中雲夢本無窮
合是人間老畫工
常恨無因繼三絕
倩人拈筆寫曾中

荅和江子我四首

長江衮衮葉蕭蕭
心與虛空自寂寥
過眼文書風度穴
迎秋衾枕帶忘腰

柳標橫擔入亂山
恍如黃鶴倦飛還
不妨步屨時來

往山北城南一望間

和江子我

黃河入海汴東傾消息沉沉祇涕零賴有真人翔白

水正湏元帥得咸寧

時聞宗元帥物
故方謀帥汴京

戲和

欲知黃鶴山中客便是芙蓉室裏僧不比妙高窮老
圃堆厖懵懂百無能

庭菊爛開招子我共賞而空無酒飲聞瓜
洲酒美遣酤數升殆如灰汁戲作三絕句

因以酬九月四日戲贈之作

慳囊不癭空四壁只有黃花如散金急急遣藍輿喚居

士飲溪飡菊對幽吟

楚詞夕飡秋菊之落英孟郊詩云日暮飲溪三兩盃

蒲萄餘瀝不到我買酒得將水翻自嗟安得長江化為

酒亦分春色到貧家

酒有洞庭春色

疥癢終非腹心疾身如空聚任爬搔惡酒未應勝茗

飲消憂聊以永今朝

時于我方苦疥癢不飲

次韻和江子我道中絕句七首

丁未

初入鴈蕩山

雲關深掩裂荷衣却着青衫扈六飛鴈蕩峯前瞻使

節一星還旁紫垣歸

兵部領駕庫二部故有扈六飛之句

名山無復見金堂盡日蒼巒對夕陽還向江城動悲

思昔人驚鴈兩三行

山南曰朝陽
山北曰少陽

羅漢洞

有經一藏

人間結習盡無餘肯向諸天五淨居寶藏至今留洞
穴應真時有讀殘書

雲巖寺

鋤姦未辨煩溫造督戰聊應問石雄行遍江南好山
水不妨仍在嘯吟中

新城道中

許敬宗
新城人

遺臭千秋信不磨當年意氣奈君何長沙老獠雖流

落身後聲名得自多

藍輿度水復穿松三紀回思一夢中壯齒佳時那復

得蕭蕭華髮對秋風

元祐庚午歲
嘗至新城

楊梅

吳兒真是休猴冠欲比楊梅荔子丹不用紅塵占使
騎畫船飛楫向長安

駐蹕揚州以提點刑獄公廨爲尚書省禮

部在西北隅卷書樓下甲戌年余嘗寓止

焉今寓直其下有感

三入南宮更白頭夜寒持被卷書樓那知趼足半天

下投老浮山省舊遊

戲題郭名御求所寄書尾

老罷歸來寄一墨交親南北散如煙
誦君雪暗天涯

句離合升沉二十年

慎求為海州幕官行縣嘗有詩云曉鳥啼啞啞游子初去家去家向何許雪暗天一涯云

云漸句云舉頭語天公慙
勳推日車頗為吾黨所推

題隆師山水短軸二首六言

用蔣仲遠
尚書韻

抱甕終年五畝結茅何日三間正
擬螢飛自照真成

鳥倦知還

能盡所畫皆幻是心是境無還未
暇法師蓮社且從

居士香山

已酉二月二日車駕渡揚子江四日匆遽
離鎮江余與妻孥徒步趼足飢走至呂城

道中口占

白日無光卷地風扶推乃趼足去匆匆安知白首干戈
裏身寄淮南老小中

題叔問燕文貴雪景二首

戊申

雲鼎峯前十九年醉看銀色變又山川當時天喜遺身
世知是人間第幾天

一壑回環十二峯茅茨送老白雲封如今塵裏看圖
畫却愧當年邴曼容

新作紙屏隆師爲作山水筆墨略到而遠
意有餘戲題此句末句蓋取所謂柴門鳥

雀噪游子千里至也

時守秀州屢乞宮
觀歸山居未遂

急雨初收山吐雲清溪曲曲抱煙村拋書午枕無人
喚歸夢真疑鵲噪門

聞家山方丈蘭畹滋榮喜而作詩

崇蘭燁燁轉光風林下幽芳一信通更斲青冥窮窈
窕竹陰濃處時春叢

會稽喜得家書

辛亥

黃耳東來一破顏直從松竹報平安遙知雲頂峯前

住霜鬢風篁六月寒

戲簡陸學士宰

泉石膏肓老更慵豈堪華髮抗塵容
千品萬壑空圖畫遺我壺中第一峯

試端溪古硯偶書二首

白首重來祇厚顏有懷端欲向誰傳
語言相對都無味色在蜚鴻落照邊

人生當復幾兩屐我飲寧湏三百杯
破硯猶堪磨老境醉拈椽筆掃霜煤

舟行即事二首

日出千山蘭蕙香清溪一曲轉滄浪扁舟卧看張雲
錦不爲春歸有底忙

歸帆日日駕春風夾岸花迎笑臉紅更謝幽禽巧言
語勸人歸隱翠微中

歸至山居戲集古句

終日思歸此日歸野人休誦北山移且看欲盡花經
眼可忍醒來雨打稀

即事

雲裏瑤涼十九泉茅茨深寄白雲邊何年斷取仇池
境擲過荆吳萬里天

九日夜月色如晝山林清絕念無與共此

賞者聞元長宗正仲長隱居陪端殿樞公

過彥文太常因游招福戲簡彥文三首

明月行空照膽寒翠微高處倚欄看寥寥物外非塵
世萬籟無聲清露漙

人間急景矛頭過林下閑官物外游尋壑經岳穿紫
翠相從一笑萬緣休

野人談古久不掉上客高軒何日過已恐柴門不容
轍旋鋤幽徑翦庭莎

余常愛杜牧之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

之句還山居適當此時諷味不已有既於
余心者用爲韻作十絕

向來越溪吟丘壑今在眼不嫌鷓鴣鳴所恨歲晚晚
嘉樹着青子崇蘭吐幽花慙慙衝細雨小徑岸烏紗
老鬢不重綠衰顏時借紅藥窺文武候酒雜聖賢中
青山如佳人亦復美而艷晴嵐秀可飡暮靄謁碧堪染
清池浸蒼崖草樹臨綠靜應名洗玉淵亦號巖花鏡
莫作朱伯厚寧從龍伯高不妨騎款段聊復着東臯
桑陰繞扶踈墻下亦已樹柴門不須關野老自來去
壺中小堪巖色作峨眉綠爽氣壓西山哀音叩寒玉

風篁紫縈磴道夏木晝陰陰一鳥不鳴處山高流水深
擁褐入三昧超然心地初那知庵外事人境兩如如

偶作三首

薰風習習動林光紫翠陰中草木香山鳥一聲清晝
永白雲深處北窓涼

老向甘泉補侍臣歸來還作卧雲人一重一掩藏煙
塢三沐三熏屏世塵

誰遣生駒玉作鞍春來首宿徧春山自知不入黃麾
仗振鬣長鳴出帝關

書壽昌驛

丁亥

歲暮白日速風高黃葉稀歸心與寒鴈一夜向南飛

宿章戴

百里半九十暮程無盡時長途飽風日顏鬢最應知

用葉翰林韻題趙叔問燕文貴山水

列岫軒窗五柳門灤西林谷渭南村一區正欲尋幽
處指點丹青得細論

壬子七月十六日夜月蝕五首

青天那得蝦蟆窟白地空憂蟻蝨臣坐待煤炧露殘
魄十分寒玉涌秋旻

阿脩羅王手所障盧佉蝨吒心定知一念多生人我

垢能令天眼作昏眵

恠發玻瓈塌死灰
食餘明鏡掛高臺
撒沙星出爭光大
不易青蓮火裏開

撐腸拄肚何繇足
接掖持頤可自娛
底事緣天得剗磔
未妨璧月照空虛

爛銀盤從海東出
雲樓半開壁斜白
時有幽人自往

來蘭珮相逢桂香陌

此絕集古句

叔問作崇蘭館圖書
叔問去非與余相從

林壑間二公各題二絕句
余同賦四首

嬰朔千年契義深
祇今林壑共幽尋
同心更結崇蘭

伴衰世誰知有斷金

崇蘭深寄北山幽何日追隨得自由
下石向來多賣友斷金投老得良儔

道義寧論故與新紛紛誰復繼雷陳
圖形預作山林約笑殺青雲得路人

置我正湏巖石裏如公揔合上凌煙
要今它日看圖畫不愧平生與昔賢

同叔問逃暑蔡氏山林

清渠脩竹靜相臨喬木參天十畝陰
一片藕花香不斷不知門外日流金

即事

春深草木未欣榮
冰谷崢嶸霰雪零
鸞鳳不來黃鵠
舉請看塢鳥雀
鬧荒庭

寄彥文

踵息庵前草又青
庵中禪客養黃庭
起來何物共吟
嘯照眼雲山錦
翠屏

得叔問書報柳元禮許寄鶴二首

海上胎禽雪翅翎
故八千里念崑局
崇蘭館近光音
塢爲子新添放
鶴亭

北山林沼久荒涼
正要仙禽借寵光
爲報推乃籠須問

道直防妖鳥嚇鸞凰

遣興二首

膏肓二豎能爲害腸胃三虫不姓彭安得此身無一
事林間耳目也清明

但見虛空昏又曉也知身世老還衰須乘般若超三
界有底窮通此四時

寄潛老求菊栽丁未

東籬終日對南山三徑荒蕪十畝寬正欲秋英媚幽
獨可令霜鬢苦高寒

過徐節之宅有感三首丙辰

頤慶堂成未一年窓中紫翠列千山重來前日持杯
地桃李飄零春自闌

市駿不應遺泛駕更刀猶足中桑林故知老驥思千
里未害鷓夷致萬金

遊倦歸來老境侵炎涼薄俗見升沉東阡北陌追遊
處獨對春風淚滿襟

苦雨

一夜溪流漲幾竿還驚四月雨聲寒
竈生蛙黽木生耳誰信勾吳有漏天

書事呈叔問

召節蒲輪走四方眼看浮俗變炎涼
升沉變化那知許但覺琳宮氣味長

五年香火奉殊庭愚意衰殘得此生
不解常山無一事也紉蘭珮解塵纓

寄彥文仲長

踵息華光信絕塵黃芽白雪鎮長新
仙翁抱朴仍宗從好趁丹臺八伯人

六言屬蜀叔問

崇蘭一日十里長壽三年不飛頽
情無人似我精堅似子誠稀

賀仲長得子

華光深閤養黃芽又見嬰兒繼女牙
好賦夢熊詩百首年年持寄老仙家

曉起

魚鼓鏗鏗驚睡昏披衣兀坐了
無言掃除浮念都灰冷紫府崑崙寄默存

李泰發雪中見過有絕句次日會叔問舍和

酬三首

一觴相屬對江梅玉麈清談得重陪
不似稽山尋賀老越溪空棹酒船回

幽寒長似北枝梅
鷓鴣鷺英游不再
陪邂逅故人成一
笑衰顏華髮覺春回

二公才業盡臺萊
並轡天衢昔屢陪
自笑推頽無復
理寸心衰謝等寒灰

何瞻聖博士
究新年八十口
號奉賀三首

懸弧嘉祐太平年
壽帙行開第九編
可但天公錫難
老東梨仙樹植三田

漆書行復開
藏壁金版方思得
釣璜何似懸車無一
事逍遙塵表壽而康

四朝冠蓋三更變
萬國兵戈戰百場
屈指鄉閭數耆

舊幾人能似魯靈巫光

白樂天言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帙故是詩有行開第八帙之句伏生年九十漢文

帝使晁錯往授尚書四朝謂元豐元祐崇寧靖康

偶觀樂天酬楊八絕句有既木於心者因追

和贈叔問二首

君以曠懷宜靜境我因蹇步稱閑官閉門足病非高

士勞作雲心鶴眼看

樂天

老壯榮衰才命別如何同作侍祠官幾春桃李開還

落羸得閑人冷地看

余和仍効樂天之體

藍輿行清輝門外即事

映日梅花雪不如清溪一曲抱城隅何時五畝開三

徑負郭臨溪寄一區

新正未得與彥文相見聊寄二絕句爲壽
燕處超然老復丁等閑高樹脫塵纓知君已悟長生
理不作容成作廣成

曾中利木東光陸離神泉不竭生華池期頤豈足爲公
道千二百年形不衰

即事有感再用前韻二首

邪正誰分寇與丁眼看奴隸擁繁纓至今四海生痍
瘡辛苦仍康起一成

回首中原歎黍離山河無復舊城池安知七寶輪王

境頓作天人現五衰

彦文見和新正爲壽絕句推借過厚再和

呈二首

不隨時態冷如丁只有肥牛與濯纓正自幽寒似長
吉愧無詞賦敵蘭成

躡躡索敵病支離安得神方飲上池已把屠魁觀愛
欲更將流電比榮衰

叔問見和寄彦文絕句過蒙推借謹次韻

奉酬二首

正是群疑判稚丁鳴鶻時駭曼胡纓青藜燭照三冬

足黃綃詞先七步成

叔問時習射方勤

新雛初引轉黃鸝松徑桃蹊到習池坐閱四時如鏡

像此中無利亦無衰

佛經有利衰苦樂毀譽稱譏八法不能動則所謂八風吹不動

寂照軒即事二首

疊嶂連環翠欲浮雨餘殘照晚雲收樓臺城闕真圖

畫坐對南塘事事幽

面面軒窗草木香祇園深處寄禪房山林倒影方池

靜魚鳥志機白晝長

小雨默坐北軒諸山如失須臾雨止紫翠

突兀眼中似尉老人岑寂也二首

煙雨濛濛山有無
小軒孤坐對城隅
斯須突兀千峯秀
似尉衰頽老病夫

茅茨聊復寄寬閑
縱目林端見遠山
大是時人不爭處
柴門雖設要常關

數日江上頗有春色
偶成絕句遣興五首

庚辰

柳怯餘寒未展眉
嫩黃輕綠漸依依
春郊正好閑行處
不及遊蜂自在飛

錯認江梅春信遲
晴熏寒蕊雪團枝
年來頓失尋春意
一任高樓玉笛吹

遠樹參差數點煙
目窮天際水黏天
背人葉葉風帆

去應有鷓夷萬里船

不奈江頭春色何
暖光搖日漲晴波
憑欄何處牽幽興
楊柳沙洲一釣蓑

露壓濃煙淡遠山
垂虹真在畫圖間
平湖渺渺思無限
何日浮雲伴我閒

水只尚疑寄朱元益

小園桃李已欣榮
華髮逢春祇自驚
聞說江城多暇日
想教千蕚入新聲

癸未秋金陵懷古三首

壯士狂歌擊唾壺
追風老驥望長驅
山川形勢端如

此當日寧無一伯符

大舅塵埃直汚人西風使面障衣巾身危肯拜陶寧
遠事定終慙温太真

山丘華屋一沾巾無復風流盛德人百萬秦軍渡淝
水只消長嘯靜胡塵

和公羽祕監彦深喜絕句四首

朝來喜氣溢層霄側聽封人共祝堯密雪正應歌九

扈疾雷先已破三苗

時初殄
睦寇

即看新綠歸千畝還見陳紅積九年便覺雨暘如有
意不須花草苦爭妍

九重誠意格天關
一夜風回萬壽山
銀闕瓊臺迷遠
近直疑群玉接
蕭閑

風鈴相語紙窻鳴
拭縮饑鷄凍下鷲
却憶剡中高興
盡雪消江草
暖悲生

秋深向寒數日泥
補墻垣入此室
處用東

窻即事韻作四首

杜陵廣廈何可見
原生貧居良已多
賣刀植杖苦不
早會牽孫犢繫交柯

山中高隱不易得
今古荒涂盡空九
招何異清湖長菱

葑翳眼蒼雲誰復撩

吳人謂
撩湖

西風朝來脫一葉蕭蕭已似湘湖間
突成深墨髀生
向晝尔于茅安得閑

莎鷄知時已入戶庭草多情猶映堦
何妨擁褐坐閱
世著書不用如齊諧

北山小集卷第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信安程俱



賦騷

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脩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為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剝山探海階世之競

迺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斬崑於

骨酪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晏子春秋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今

使者窺復穴蕩沉沙搜竒礪於洞脚刷巧執力於丘阿

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崑焉崑積劍

閣之峩峩江淹江上之山賦曰百里奇崑崑莫不剔山骨拔雲

根貞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令史臨江

而抗塵雖不遭於醯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

見信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王韶之始

興記中宿縣有貞女峽水際有石似女子幽明錄宜都建平界有倚石如二人俗謂一郡督郵爭界於此南康記湘源有長瀨其旁石或像人二人名為令史盧

全贈石詩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又自漸埋沒久滿面蒼苔痕既而山戶蟻集笥高師雲屯輸

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圯
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煮糧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
立之老持一法其誰論

神仙傳白石
生煮爲糧

嘗聞不爲無益則

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
用非野夫之得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鷄不可

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歲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

得議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

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

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靈以謂物不盛則禮

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祕其寶樟

楠榿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
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
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
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罷後苑之作緩
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
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羗北有久驕之
虜顧蹠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
馳一羽殄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
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去指佞之
草萬國雖和猶秦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

之自媵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裒故將鑄采石以

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廷

無履霜之咎也

穆天子傳天子升于采石之山取采石焉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

抑又聞之堯

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

盭豈閑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

眇

荆州圖副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俗云其一為陽其一為陰旱鞭陽石則雨雨鞭陰石則晴

抑又聞之扶耒之

子有土不毛抱甕瓦之老有茅不薈富者侈而貧者惰

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道寸之有素奈狡焉而是逃故

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朝抑又聞之日不蔽

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

祀名不

傾方披旒而出黠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
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
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
悚然而興曰聖治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
化掌中宇宙曾次弥綸兩儀而執天之行燮理二氣
而龍衣氣之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
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
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
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

盧全詩女媧伏羲婦
引日月之針五星縷

三老稽

首再拜曰鄙樸之人龍耳瞽其知鹿豕其游竊億妄議

乃今知之

松江賦

鳴夷子皮旣棄越相乘扁舟推乃西子汧東流方將家
五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
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輶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
瀾不興遠岫凝色目盡意徃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
嘯趣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
之湊實爲五湖地脉四遠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
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
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煙屯其壘且翠

冬實繫其錯丹麟鶴之所憇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

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

包山有縹緲
峯明月灣草

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
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泱燭龍
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
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
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
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
墟於埳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
陰霾鬱對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

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
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
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
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磔視五湖於一鍾松江
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旣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
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鬣色而脩髯叩舷而稱曰松江

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
荅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欄壘架排霧行穴萬景
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
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
謀々相悟先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
嚴銜枚北渡奮爲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車轉而電
擊吳卒麇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
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
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餘
艍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

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
虵而激憤塊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間者五季焚亂錢鏐岨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
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
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厓相爲二城鎮威武之右

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

吳江錢氏時謂之版
南北兩城防遏所

圖入朝置爲縣治畫井疆設群吏阜畝棊別居廬鱗
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
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江
方東雖逝不流閱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來莫

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
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嘗弔扶眼之
忠冤而訪伏劔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
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璐
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晼晚而將暮兮路旣壅而中迷
嗟二子之不返折䟽麻而塞杜若羗搖搖其遺誰餘
音未息遽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

神遊賦

記夢

恍余躡乎石嶺兮羗人陟乎山巔揖崔嵬之重嶂兮
睇崖谷之陳前曾草毛之無有兮削蒼玉其鈎聯望

芝崑之中窾兮錯幡幟之駢懸與噐御而皆世兮匪
駢繒而攻鐫迺回眄以下屬兮蔽穹宙之洞天萬山
攢屹乎其中兮倚恠王之瓏樂色零壁而翠澤兮質
壺口之鏤穿發紺采以眩目兮靄謁冲融乎紫煙前子
瞻乎峭辟兮下欲墊乎重淵既駭視而芒瞶兮神懍
惚而連卷旁一人之山立兮若翫麟之儒先意飄飄
而振衣兮效珠璣之微言更矯眇以冥索兮顧謂余
而口傳余方若觀伯昏之不射兮已遽然其默存旁一

人之山立蓋夢中所見東坡蘇翰林也後五年游宜興張公洞崑洞境物了如昨夢時東坡去世累年矣

懷居賦 并序

士而懷居弗可以爲士矣蓬桑之志見於始生誠以
歲月不可以坐失力命不可以偏廢此古之聖賢所
爲汲汲遑遑者已余轉徙四方實自始生之年今茲
二十有八年矣上不得謀道下不得爲貧內外無所
營如病狂東西走者又三年矣旦暮將適東慨然有
疲苾之數夫天地之大眷直而冬冥昆虫之微晝動
而夜息余人也役役曾不得少休則其懷一日之安
亦人之常情也賦曰歲作噩兮招搖指辰戒余舟兮
東征抱衾兮夜喟接浙兮晨興逐飛槽兮無蒂擁敝
裘兮懸鷓山之連兮蒼蒼水之駛兮潏潏我初來東

兮芽申始折今之還兮甲者奮而芽者榮顧四時兮
幾何嗟汲汲之園清天囿余兮不釋亦馳驅而靡寧
余生魏而長吳兮間蓬轉乎四方旣僑食乎岐隴兮
又薄游乎宋梁躡龜峯之竒兮酌桐江之清弔采石
之英兮叩瀟山之靈由祿齒以迄今兮與日月而競馳
曾謀食之不遂兮豈云道之敢營異匏瓜兮可繫羨
侏儒之太倉懷鉉刀兮一割感二鳥之寵光耕兮不
足以卒歲仕兮不能以安親徒遑遑兮羈旅操危心
兮若零亂曰稟氣不媿命不偶兮進以分寸退尋丈
兮三年以仕七年飢兮齒髮日長將及壯兮才非卧

龍誰三顧兮名謝文虎無三書兮

孔明相玄德及韓愈登第時皆年二十八矣退之登第時

又謂之龍虎榜

笑長年之貧賤兮悼道德之初心託妻孥於昏

友兮奉親闈以北南悵宇宙之浩莫兮茫不知乎安

止仰浮雲之蒼漭兮望白日之駸駸吾窮死其無憾

兮豈為余而啣喑也

小山賦

為鄒至完侍郎作

回崔嵯之千嶂兮芻森萃乎中唐厝瀟廬之峭極兮

糾浩漫之湖湘仰炎曦之翕翕兮俯霧雨之滄涼微

風過而淪漪兮激珠琲而漱琳琅擢含冰之令姿兮

氣已蓋乎千章灌江籬與叢桂兮蔭草樹之幽芳暘

禽顧而下息兮游儵鼓鬚以洋洋儼高堂之隱几兮
一與之爲徜徉望磴道之回折兮轉陰岑而入杳茫
念平生之遠游兮寄一戲於何鄉或曰先生其猶未
耶何樂此一簣與坳堂彼烏知夫子之達觀兮固已
行天壤而隘八荒以百世爲旦夜以千里爲尋常濯
足洞庭之波晞髮南衡之陽眇雲海之變幻吊蒼梧
之有亡曾曳屣而徐歸朱顏渥而瞳方撫環堵之大
囿味藜藿之牛羊視拳窪與溟岱等微塵之集毫芒
頽何有而非幻又奚小大之足量哉

臨芳觀賦

北山集十二
九
陳明
政和七年春蔡州作臨芳觀于牙城之

上太守翰林葉公也俱爲之賦云

覽飛霞兮整龜丘
翾來風兮下游觀
豫俗兮安舒弭霓
旌兮少留衷天孫
之錦裳戲毫端兮
組繡協驅陳前
兮萬象付心宰兮
錘鈎撫曾城兮坐
歛睭山川之曠
脩直聳連雲乎蜚
觀兔羣檐兮上浮
席沈息兮南榮帶
汝穎兮雙流仰晨
宵兮闔闔寄心馳
兮北眸俯動植
兮欣榮繫童老兮
休休眇桑麻兮牟
稷藹平臯兮廣
疇嘆臣力之何有
歸鴻厖乎帝猷方
青春兮浩蕩落
斯成以旨羞揭臨
芳之高顏聊託物
兮優繇面柴潭

之漚衍被璀璨兮華洲森號風之僵木習豐豔兮敷
柔知造化之神駿寧與物兮爲謀等孤芳與叢蔓何
此恩兮彼仇紛游鱗與翔羽亦乘和而出幽蹇羈鴟
兮將鳴見有生之王去囚鬪芸芸於過目澹無心乎
獻壽念千古兮一晌經向來之樂憂笑東門兮黃犬
異晉國之青油映竒功兮劔首謝酣寢於矛頭想平
輿之二龍匪翠置兮可蒐豈堪崑兮無伏羗莫挽兮
誰併要平戎塗之靈介勝泣河之鮑脯緬句吳之旅
人守冰墟兮海陬聞凌虛之傑觀恍夢寐兮將求愁
羸糧而即之嗟道阻其奚由儻從公乎嶠廓挹浮丘

之長哀^協覽熙熙兮無外同春
臺^六兮九州寫登高之
遐素斯可以補由庾而賦何尤也

獻占

余數竒多故常有意外之慮
春秋輒問占於筮人以
知一歲之行感春占遇蹇
三三之咸三三秋占遇蹇
退而嘆曰物固有有足而
不得行無心而能感者枯
草豈欺子哉作獻占我從
筮人訊之占只分策定卦
遇蹇之咸只曰此蹇險在
前只不利東北利西南只
遠險無咎近則愆只矧其
乘之蹶以顛只子行實難
良未央只若臨巨川無舟
梁只苟惟載之冰崢嶸只
太山

屬天登無車只鷄栖或存雪塞塗只孟烏更輓莫進
寸只匹雛倚之墮千仞只蓋其貞則良悔則坎只止
以有待毋乘險只若將終身勇於不敢只苟當於位
無心而感只子始休乎遯以無憾只我惟厥占體則
宜只我行孔艱孰其尸只凡人之生無巧愚只與接
為犯御名唯其逢只遇合則吉畸則凶只適成則智敗
則庸只竊鉤者誅竊國封只注金則拙注瓦工只直
木先伐材之災只不鳴之烹反以不材只畫蛇於地
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為尤只墜鼠中去會被
深仇只點蠅非意得妙賞只宋人之贖福於患只狠

子之葬承其反只橫海之鱣制螻蟻只伏雌之卵爲
豺虺只探物囊筭猝然失只志禽雲漢往則克只引
之或墜抑或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思只同生並處爲
參辰只絕域異世爲金蘭只或談王道目蜚鴻只或
相狗馬喜見容只一言意合澤六宗只歷止說白首不
羸其躬只外物不必古則然只有生之變不勝量只
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修德器則藏只進不如需
健以光只退不爲困揜以剛只靈壘著之告亦孔之明
只利見大人得中行只

廣游

猗有生之若浮同一世之泡露路汨東西與南北顧何
適而非寓咨余生之特甚與日月而偕鶩雖突黔之
不暇固無異於衆庶抱天囚之三捷縱跣足而安憩
豈斯遊之敢成奚隗始之云慕非多財於什一逐陶
猗之故步安饑寒之分定寧伋伋於貴富失佳時於
壯齒度迅景於脩路倏秋空之沉寥感候蟲之在戶
盍圖安於容膝休微躬於歲暮假故人之敝廬就寸
祿於吳下耳聞閭之六耦笑類鴻乙之來去浪十年之
不居何衰頽之猶故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前於一倨
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什老筋骸於伏櫪汗鋒

銜於齒腐從五窮而不置信厚薄之殊賦仰圓穹之
蒼蒼豈唯我之爲惡諒力命之有制奚是非之足語
聊兩忘乎物初覽四海之風馭

懷忠 并序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
然諾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忠義之性乃在
於從容食息之間常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
其操蓋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
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
獻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北

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
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䟽遠無聞之地其隱然
以孤城抗賊鋒者顏氏弟兄而明皇末之識也向使
數人者用於朝戎冠綬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
之壯不得爲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
更肅代德宗世政益紊憂益深雖搶攘版蕩之際而
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爲少貶其惓惓之意豈
惡安佚而樂羈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
而疾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
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席未及煖又樸被而南矣觀其

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心去讒之不
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忌者知其流離窮餓不足以懲
也則委之豺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驚咤
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
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為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詩
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
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
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
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

之全合於山甫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余游吳興拜
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爲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
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忘
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
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
長存雖死而不亡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
芳洲之蘋酌茗谿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返吾輶兮巴山釋吾權兮揚瀾歲晚晚兮道阻脩望
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携乃美人兮山之幽撫雲
霄兮遐觀恨辰莫兮淹留誅秦管兮出秀寄雅志兮

巖丘塞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
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沈憂兮永嘆障西風兮

夕塵 其一

辟食兮侯居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爲得兮胡不能飽
妻子而全軀狙利兮抵巇鈎時君之頻笑兮於睫與
眉世以是爲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群而情異
兮何惡逸而幾危紛肩摩而轍結兮誰不乘君車而
衣君衣奚獨好乖而多事兮耻時之不堯舜與臯夔
羗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纍之狂癡 其二
狐蠶兮蠅營夜慚景兮書畏人生奄奄兮倏倏兮
倏倏兮

知兮窖塵展伊人兮超然何虎兕與甲兵忠爲骨兮
義以爲軀元如生而血爲碧兮信前修之不誣髮之
鬢兮蒙茸顏如丹兮渥腴雖錮九泉而壓嵩岱兮亦
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爭流
左吾颯兮洪崖右吾歛兮遠遊尉我人之思兮儻復
過峴山而稅蘋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其三

臨池 并序

庚申十月丙申子夜夢夕至一堂上棟宇宏敞或出法
書縱觀蓋嶽麓真迹又一種云是鍾王絹素極塵暗
顧堂上板壁明淨因大書其上書所謂不令執簡候

亭館者觀之似不減傳師令字九覺精采逼真意頗
欣然念欲以絹素好書遽寤則已營度賦句在口心
開意朗思如湧泉衰年乃猶有少時情思竊自喜也
因索燭疾書之紙將以示同好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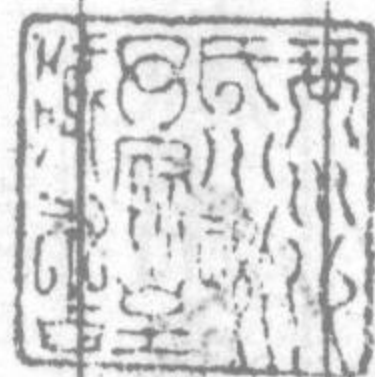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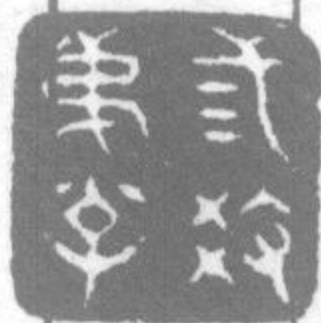
若夫敞晴日之軒窗臨惠風之池閣山榭陳几海珊
置格濯玉海於清泉飲霜毛於松壑滄玄雲之靈灑對
散晨鴉之紛泊舒白璽與烏絲弃禾麻之凡惡指鷄
羊之獐陋羅象犀之綵錯指實無間掌虛似握乍手
和而筆調亦神凝而慮却出重匱之深藏發脩梁之
秘斲金還神明之舊觀鄙元和之新脚初鳧戲於汪洋

俄鴻鷺於寥廓軒軒跨海之鵬冉冉遊雲之鶴煖出
水之芙蓉韻繞梁之清角賓主揖讓陰陽磅礴雲澹
煙霏崖崩石落波三折而導送勢千鈞而沈着紛舞
鳳之參差駭怒猊之噴薄八分聊使於張軍掘筆寧
甘於示弱百金論價以猶輕十部推賢而不忤竦危
峯之障日矯孤松之秀擢異婢子之羞澀粲舞姝之
倬約婉如援鏡以笑春勁若劔揮而弩彊峭快若吳
興之童稚退縮匪深山之鄙樸居然王謝之風流儼
若帝皇之護蠖登山逶迤於嵩華陷陣回旋於騶駱
籠鴉無憚於空群寶劔不虞於詐略逍遙散聖之禪

西風朝來脫一葉蕭蕭已似湘湖間突成深墨髀生
肉晝尔于茅安得閑

莎鷄知時已入戶庭草多情猶映堦何妨擁褐坐閱
世著書不用如齊諧

北山小集卷第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信安程俱



賦騷



採石賦

建中靖國元年以脩奉景靈西宮下吳興吳郡採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之產謹為賦云

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于淵機械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剝山探海階世之競

迺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斬崑於

骨路與瓦甃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

晏子春秋靈山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

使者窺複穴蕩沉沙搜竒礪於洞脚刷巧執於丘阿

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波豎江山之崑焉崑積劍

閣之峩峩

江淹江上之山賦曰百里焉崑焉崑張載劍閣銘崑崑梁山積石峩峩

莫不剔山骨拔雲

根貞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攘袂以相睨今史臨江

而抗塵雖不遭於醯沃豈有恨於苔痕嗟主人之不

見信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笑天九仞之徒勤

王韶之始

興記中宿縣有貞女峽水際有石似女子幽明錄宜都建平界有倚石如二人俗謂一郡督郵爭界於此南康記湘源有長瀨其旁石或像人二人各為令史盧

全贈石詩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又自漸埋沒久滿面蒼蒼既而山戶蟻集篙師雲屯輸

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圯
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煮糧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

立之老持一法其誰論

神仙傳白石
生煮爲糧

嘗聞不爲無益則

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

用非野夫之得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鷄不可

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歲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

得議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

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

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靈以謂物不盛則禮

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珠琲天不祕其寶樟

楠榿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
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
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
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罷後苑之作緩
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
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羗北有久驕之
虜顛蹠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
馳一羽歿醜類於煙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
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去指佞之
草萬國雖和猶秦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肓

之自賤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裒故將鑄采石以

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廷

無履霜之咎也

穆天子傳天子升于采石之山取采石馬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

抑又聞之堯

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

盭豈閑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

眇荆州圖副宜都有石穴穴有二石俗云其一為陽其一為陰旱鞭陽石則雨雨鞭陰石則晴抑又聞之扶耒之

子有土不毛抱甕瓦之老有茅不薈富者侈而貧者惰

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道寸之有素奈狡焉而是逃故

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朝抑又聞之日不蔽

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

祀名不御名

傾方披旒而出，黃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治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曾次，弥綸兩儀而執天之行，燮理二氣而龍衣氣之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

盧仝詩女媧伏羲婦引日月之針五星縷

三老稽

首再拜曰：鄙樸之人，龍耳瞽目，其知鹿豕其游竊億妄議。

乃今知之

松江賦

鳴夷子皮旣棄越相乘扁舟推乃西子泝東流方將家
五湖以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
六驥馳坦道而挾輕輶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
瀾不興遠岫凝色日盡意徃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
嘯趣煙波而不極於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
之湊實爲五湖地脉四遠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
洋洋孤岑連嶂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於微茫五湖
之中大曰包山風穴晝暝霜相林夏寒暮煙屯其壘且翠

冬實纍其錯丹麟鶴之所憇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

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下採石明月之灣

包山有縹緲
峯明月灣草

衣木茹泊若追羲盤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

百谷於一吸環齊州於一區大鵬奮翅於泱泱燭龍

洗光於咸虞由江而下二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

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者據其會善搏者扼其

吭方趣南則遺北既畫圓而失方今子將攬衆物之

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接二州相望散荒

墟於埳塊識斷岸於毫芒嘗試與子至中流而四顧

陰霾鬱對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

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
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於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
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謂何
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待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
日月爲燭六合爲宮參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
乘雲氣御飛龍指包山於遺磔視五湖於一鍾松江
之勝又安能芥蒂於胸中乎

後松江賦

程子旣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
夜夢有夫頎然而長鬣色而脩髯叩舫而稱曰松江

之勝吾子之詞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
荅曰長橋卧波截江之衝飛欄壘架排霧行空萬景
所會而垂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
夫霸國之爭雄方其踐忍鳥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
謀稍悟先則吳陣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
嚴銜枚北渡奮為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車轉而電
擊吳卒麇潰江流赭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
食於此蓋夫子之雄績乃自太湖過橫山亂越來之
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於游鹿指血化於黃埃挽餘
艍以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夫子於此退身行意揖

勾踐而長辭蓋與夫咎犯之貪天子推之獨賢歌龍
虵而激憤塊然與槁木而偕燔者不可同日而言矣
間者五季焚亂錢鏐山岨興蘇據都會乃淮浙之必爭
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我守之
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厓相為二城鎮威武之右

境遏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

吳江錢氏時謂之
南北兩城防遏所版

圍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群吏阜畝基別居廬鱗
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觀相
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五言骨嘆曰一江
方東雖逝不流閱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遁而來莫

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
失萬世於俯仰盡賢愚於一丘夫子亦嘗弔扶眼之
忠冤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謂西子
援琴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鋏而佩寶璐
兮子安適而不歸歲晼晚而將暮兮路既壅而中迷
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羗搖搖其遺誰餘
音未息遽然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於一笑

神遊賦

記夢

恍余躡乎石嶺兮羗人陟乎山巔揖崔嵬之重嶂兮
睇崖谷之陳前曾草毛之無有兮削蒼玉其鈎聯望

芝蟲之中窾兮錯幡幟之駢懸與噐御而皆世兮匪
絲繒而攻鐫迺回眄以下屬兮蔽穹宙之洞天萬山
攢屹乎其中兮倚恠玉之瓏巖木色零壁而翠澤兮質
壺口之鏤穿發紺采以眩目兮靄謁冲融乎紫煙前子
瞻乎峭辟去兮下欲墊乎重淵既駭視而芒瞶兮神懍
惚而連卷旁一人之山立兮若翫麟之儒先意飄飄
而振衣兮欬珠琲之微言更矯眇以冥索兮顧謂余
而口傳余方若觀伯昏之不射兮已遽然其默存旁一

人之山立蓋夢中所見東坡蘇翰林也後五年游宜興張公洞崑洞境物了如昨夢時東坡去世累年矣

懷居賦

并序

士而懷居弗可以爲士矣蓬桑之志見於始生誠以
歲月不可以坐失力命不可以偏廢此古之聖賢所
爲汲汲遑遑者已余轉徙四方實自始生之年今茲
二十有八年矣上不得謀道下不得爲貧內外無所
營如病狂東西走者又三年矣旦暮將適東慨然有
疲苾之數夫天地之大眷直而冬冥昆虫之微晝動
而夜息余人也役役曾不得少休則其懷一日之安
亦人之常情也賦曰歲作噩兮招搖指辰戒余舟兮
東征抱衾兮夜喟接淅兮晨興逐飛槽兮無蒂擁敝
裘兮懸鷄山之連兮蒼蒼水之駛兮潏潏我初來東

兮芽甲始折今之還兮甲者奮而芽者榮顧四時兮
幾何嗟汲汲之園清天囿余兮不釋亦馳驅而靡寧
余生魏而長吳兮間蓬轉乎四方旣僑食乎岐隴兮
又薄游乎宋梁躡龜峯之竒兮酌桐江之清弔采石
之英兮叩瀟山之靈由祿亂以迄今兮與日月而競馳
曾謀食之不遂兮豈云道之敢營異匏瓜兮可繫羨
侏儒之太倉懷鈇刀兮一割感二鳥之寵光耕兮不
足以卒歲仕兮不能以安親徒遑遑兮羈旅操危心
兮若零亂曰稟氣不媿命不偶兮進以分寸退尋丈
兮三年以仕七年飢兮齒髮日長將及壯兮才非卧

龍誰三顧兮名謝文虎無三書兮

孔明相玄德及韓愈登第時皆年二十八矣退之登第時

又謂之龍虎榜笑長年之貧賤兮悼道德之初心託妻孥於昏

友兮奉親闈以北南悵宇宙之浩莫兮茫不知乎安

止仰浮雲之蒼漭兮望白日之駸駸吾窮死其無憾

兮豈為余而啣喑也

小山賦

為鄒至完侍郎作

回崔嵯之千嶂兮芻森林萃乎中唐厝瀟廬之峭極兮

糾浩漫之湖湘仰炎曦之翕翕兮俯霧雨之滄涼微

風過而淪漪兮激珠琲而漱琳琅擢含冰之令姿兮

氣已盖乎千章灌江籬與叢桂兮蔭草樹之幽芳暘

禽顧而下息兮游儵鼓鬚以洋洋儼高堂之隱几兮
一與之爲徜徉望磴道之回折兮轉陰岑而入杳茫
念平生之遠游兮寄一戲於何鄉或曰先生其猶未
耶何樂此一簣與坳堂彼烏知夫子之達觀兮固已
行天壤而隘八荒以百世爲旦夜以千里爲尋常濯
足洞庭之波睇髮南衡之陽眇雲海之變幻吊蒼梧
之有亡習曳屣而徐歸朱顏渥而瞳方撫環堵之大
囿味藜藿之牛羊視拳窪與溟岱等微塵之集毫芒
願何有而非幻又奚小大之足量哉

臨芳觀賦

政和七年春蔡州作臨芳觀于牙城之

上太守翰林葉公也俱爲之賦云

覽飛霞兮整翮乘風兮下游觀豫俗兮安舒弭霓
旌兮少留衷天孫之錦裳戲毫端兮組繡協驅陳前
兮萬象付心宰兮錘鈎撫曾城兮坐歛睭山川之曠
脩直聳連雲乎蜚觀奐羣檐兮上浮席沈息兮南榮帶
汝穎兮雙流仰晨宵兮闔闔寄心馳兮北眸俯動植
兮欣榮繫童老兮休休眇桑麻兮牟稷藹平臯兮廣
疇嘆臣力之何有歸鴻厖乎帝猷方青春兮浩蕩落
斯成以旨羞揭臨芳之高顏聊託物兮優繇面柴潭

之瀉衍被璫錯兮華洲森號風之僵木習豐豔兮敷
柔知造化之神駿寧與物兮爲謀等孤芳與叢蔓何
此恩兮彼仇紛游鱗與翔羽亦乘和而出幽蹇鷓鴣
兮將鳴見有生之王去囚閱芸芸於過目澹無心乎
獻壽念千古兮一瞬經向來之樂憂笑東門兮黃犬
異晉國之青油映竒功兮劔首謝酣寢於矛頭想平
輿之二龍匪孛置兮可蒐豈堪崑兮無伏羗莫挽兮
誰併要平曳塗之靈介勝泣河之鮑脯緬句吳之旅
人守冰墟兮海陬聞凌虛之傑觀恍夢寐兮將求慙
羸糧而即之嗟道岨其奚由儻從公乎嶠廓挹浮丘

之長哀^協覽熙熙兮無外同春其臺^堯兮九州寫登高之
遐素斯可以補由庾而賦何尤也

獻占

余數竒多故常有意外之慮春秋輒問占於筮人以
知一歲之行或春占遇蹇^{三三}之咸^{三三}秋占遇蹇退而
嘆曰物固有有足而不得行無心而能感者枯草豈
欺子哉作獻占我從筮巫人訊之占只分策定卦遇蹇
之咸只曰此蹇險在前只不利東北利西南只遠險
無咎近則愆只矧其乘之蹶以顛只子行實難良未
央只若臨巨川無舟梁只苟惟載之冰崢嶸只太山

屬天登無車只鷄栖或存雪塞塗土只孟烏更輓莫進
寸只匹雛倚之墮千仞只蓋其貞則良悔則坎只止
以有待毋乘險只若將終身勇於不敢只苟當於位
無心而感只子始休乎遯以無憾只我惟厥占體則
宜只我行孔艱孰其尸只凡人之生無巧愚只與接

為

犯御名

唯其逢只遇合則吉畸則凶只適成則智敗

則庸只竊鉤者誅竊國封只注金則拙注瓦工只直
木先伐材之災只不鳴之烹反以不材只畫蛇於地
惟敏之求只有加其足以敏為尤只墜鼠中去會被
深仇只點蠅非意得妙賞只宋人之瞽福於患只狠

子之葬承其反只橫海之鱣制螻蟻只伏雌之卵爲
豺虺只探物囊笥猝然失只志禽雲漢往則克只引
之或墜抑或伸只戚之或疏仇或恩只同生並處爲
參辰只絕域異世爲金蘭只或談王道目蜚鴻只或
相狗馬喜見容只一言意合澤六宗只歷止說白首不
羸其躬只外物不必古則然只有生之變不勝量只
君子所蹈惟其常只反身修德器則藏只進不如需
健以光只退不爲困揜以剛只靈聖著之告亦孔之明
只利見大人得中行只

猗有生之若浮同一世之泡露路汨東西與南北顧何
適而非寓咨余生之特甚與日月而偕鶩雖突黔之
不暇固無異於衆庶抱天囚之三捷縱跣足而安愬
豈斯遊之敢成奚隗始之云慕非多財於什一逐陶
猗之故步安饑寒之分定寧伋伋於貴富失佳時於
壯齒度迅景於脩路倏秋空之沉寥感候蟲之在戶
盍圖安於容膝休微躬於歲暮假故人之敝廬就寸
祿於吳下耳問閭之六耦笑類鴻乙之來去浪十年之
不居何衰頽之猶故覺今昨之皆非均後前於一倨
念委靈於冲和豈坐耗而待什老筋骸於伏櫪汗鋒

銜於齒腐從五窮而不置信厚薄之殊賦仰圓穹之
蒼蒼豈唯我之爲惡諒力命之有制奚是非之足語
聊兩忘乎物初覽四海之風馭

懷忠 并序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
然諾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中忠義之性乃在
於從容食息之間常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
其操蓋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
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
獻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北

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
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䟽遠無聞之地其隱然
以孤城抗賊鋒者顏氏弟兄而明皇末之識也向使
數人者用於朝戎冠綬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
之壯不得爲彼以名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
更肅代德宗世政益紊憂益深雖搶攘版蕩之際而
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爲少貶其惓惓之意豈
惡安佚而樂羈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
而疾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
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席未及煖又樸被而南矣觀其

愛君之心如伯竒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去讒之不
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忌者知其流離窮餓不足以懲
也則委之豺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驚咤
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
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為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詩
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
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
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
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

之全合於山南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余游吳興拜
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爲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
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忘
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
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
長存雖死而不亡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
芳洲之蘋酌茗谿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返吾輶兮巴山釋吾權兮揚瀾歲晚晚兮道阻脩望
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携乃美人兮山之幽撫雲
霄兮遐觀恨辰莫兮淹留誅秦管兮出秀寄雅志兮

巖丘塞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
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沈憂兮永嘆障西風兮

夕塵 其一

辟食兮侯居朱輪兮塞塗世以是爲得兮胡不能飽
妻子而全軀狙利兮抵巇鈎時君之頻笑兮於睫與
眉世以是爲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群而情異
兮何惡逸而幾危紛肩摩而轍結兮誰不乘君車而
衣君衣奚獨好乖而多事兮耻時之不堯舜與臯夔
羗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纍之狂癡 其二
狐蠱兮蠅營夜慚景兮晝畏人生奄奄兮倏倏無

知兮窖塵展伊人兮超然何虎兕與甲兵忠爲骨兮
義以爲軀元如生而血爲碧兮信前修之不誣髮之
鬢兮蒙茸顏如丹兮渥腴雖錮九泉而壓嵩高岱兮亦
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爭流
左吾颯兮洪崖右吾歛兮遠遊尉我人之思兮儻復
過峴山而稅蘋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其三

臨池并序

庚申十月丙申子夜夢至一堂上棟宇宏敞或出法
書縱觀蓋嶽麓真迹又一種云是鍾王絹素極塵暗
顧堂上板壁明淨因大書其上書所謂不令執簡候

亭館者觀之似不減傳師令字九覺精采逼真意頗
欣然念欲以絹素好書遽寤則已營度賦句在口心
開意朗思如湧泉衰年乃猶有少時情思竊自喜也
因索燭疾書之紙將以示同好云

若夫敞晴日之軒窓臨惠風之池閣山榭陳几海珊
置格濯玉海於清泉飲霜毛於松壑滄玄雲之靈灑對
散晨鴉之紛泊舒白蠶與烏絲弃禾麻之凡惡指鷄
羊之獐陋羅象犀之綵錯指實無間掌虛似握乍手
和而筆調亦神凝而慮却出重匱之深藏發脩梁之
祕穀金還神明之舊觀鄙元和之新脚初鳧戲於汪洋

俄鴻鷺於寥廓軒軒跨海之鵬冉冉遊雲之鶴煖出
水之芙蓉韻繞梁之清角賓主揖讓陰陽磅礴雲澹
煙霏崖崩石落波三折而導送勢千鈞而沈着紛舞
鳳之參差駭怒猊之噴薄八分聊使於張軍掘筆寧
甘於示弱百金論價以猶輕十部推賢而不忤竦危
峯之障日矯孤松之秀擢異婢子之羞澀粲舞姝之
倬約婉如援鏡以笑春勁若劒揮而弩彊峭快若吳
興之童稚退縮匪深山之鄙樸居然王謝之風流儼
若帝皇之護蠖登山逶迤於嵩華陷陣回旋於騶駘
籠鵝無憚於空群寶劒不虞於詐略逍遙散聖之禪

窮束毗丘之縛紛異態而殊能有彼餘而此殼天然
則不擇而能精積習則有資於力學踐鐵闕以屢穿
仰天門而苦卓嗟余老以纏痾方捐書而靜樂顧志
在而力疲徒心勞而夢噩嗟土炭之殊嗜笑偃濛之
善謔雖習氣之未除羗才踈而技薄與畫史其何殊
眩精神於幻藥本變現於吾心浪妍媸而喜愕苟戲
好之猶存庶猶賢於弈博當知鏘金入木辭華雖照
於荆相二妙一臺於肋骨終斬心於張索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二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信安程 俱

論

老子論一

古之聖人退與道冥則雖介然之有有所不受出與道會則雖樊然之應有所不辭故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凡天下之可道者皆有行地而道常無為凡天下之可名者皆有儀則而道常



無名竊嘗以謂將以思而得耶是則思也非道也將以行而至耶是則行也非道也以有爲可以爲道乎則火馳物絃皆爲道矣以無爲可以得道乎則枯株塊石皆得道矣然則常道果可道乎以道常爲有則謂虛空不用之處道不在焉可乎以道常爲無則謂萬物並作之際無資於道可乎以爲大則不見其體以爲小則莫知其邊然則常名果可名乎聖人以謂道果不可以示人也則其制行立言可以示天下迪後世者亦其次焉而已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

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
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
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
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與道冥
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
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故其言有曰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且道而已矣又何法焉老子方言
域中之大而道居其一則所謂可道之道者域中之
大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不可得
而言而終不言其旣乎則人將畫矣故姑亦寄之於

常與夫自然而已所以微見其旨也

老子論二

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由有物之初終宇宙而常存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形與之俱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其確然而常運者孰推而行其隕然而常處者孰止而安然有形者於此乎麗有生者於此乎生彼曷嘗弊弊然以長久爲哉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

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愈傷養其軀而身
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嗚呼人固可以與天
地長且久而獨中道夭者是自生之過也衆人常欲
先人而未嘗先人衆人常欲存身而適足以喪身豫
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後其身如此而執道全德物
莫尊焉不亦後其身而身先乎形可使爲槁木心可
使爲死灰外其身如此而深根固蒂物莫壽焉不亦
外其身而身存乎夫何故非以其不私其生故耶老
氏之言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帝老子之徒率畏
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

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
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

老子論三

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之際
則無餘事矣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
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
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
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
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
後不見其所斷貫萬古而湛存者常然也然後曉然

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且宇宙
耳而日月爲之晝夜陰陽爲之寒暑代謝爲之古今
要之宇宙實有是紛紛者乎人之於死生不異於此
夫生者死之對而老子以謂善攝生者無死地何也
蓋有生也有滅也方生方滅方生此猶高下長
短之更爲終始亘萬世而無窮者也然則有生之生
者固滅之對也若夫不生之生不與萬化爲偶是貫
萬古而常然者也是我之所以爲無死地者又何
兕虎甲兵之可噬而殺哉雖然生非我有也我亦無
有也無我亦無所也安得有夫生哉亦曰攝之而已

攝者假而有之之謂也攝生以御萬物萬物攝於吾
之一攝生以應萬化萬化攝於吾之虛是則以無厚
入有間豈不恢恢然有餘地矣何缺折之有哉

老子論四

衆人之過易遣聖賢之疵難除營欲戕性取舍滑心
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遺之也易以
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
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
屑金雖貴以之入眸則四方易位矣揚塵雖微以之
翳空則天日晝暝矣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

元覽蓋謂是也覽者見之謂也不曰觀而曰覽何也
觀猶有作而覽則若鑑之見物而已所謂元覽聖人
之所謂獨見者也聖人之所以見曉者也人之有是
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其過也不似於屑金
之眯目乎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
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爲覺礙其爲疵也不似於一塵
之毆羽天乎天載魄抱一則形合於氣矣專氣致柔則
氣合於神矣三者渾而爲一則其爲元覽不亦至乎
又在滌而除之耳如是則在己者至矣備矣可以愛
民治國而無爲矣以百姓爲芻狗所以愛民輔萬物

之自然所以治國淫其性傷其生亂其經逆其情而
可謂之愛且治乎出而應夫愛民治國之運則天門
開闔以示夫出入利用之權明白四達以遊夫六通
四闢之道然而未嘗不退然爲雌泊然無知也是其
所以謂之元德

老子論五

聖人以道涖天下則六合之內五方之民可以一舉
措之聖神之域特在反手之間耳雖然聖人不傷民
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
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

其以道涖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然真者其所歸也寂者其所樂也而謂之不神可乎其所以神者如是而有能傷人者乎民之生也如彼及其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崇厲之為哉或曰聖人神矣然亦安能舉天下措之聖神之域如是速乎曰地之不同而同於生其種之含於地也人未見其生也時雨旣降芒然雜出使地而無種則已有則必生人而無性則已有則必化聖人非時雨乎晝盡夜昏六合同其昧日月旣出赫然並照使物而無

間則已有則必明久而無性則已有則必開聖人非
日月乎是以古之覺人其所滅而度之者以億萬無
量計則聖人之所以使人生而不傷其生死而其鬼
不神舉天下而化之者何以異此斯神也其有傷人
者乎嗚呼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弃人救物無弃物
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
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
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故老子於二經之卒章
言其所以推而濟物者如此

列子論上

混淪之初不生不化者存而生化之萌具乎不生不
化之內天地既闢萬物並作未有一息不由乎生化
之運未有一物不因乎生化之機唯生也而有不生
者爲之宰苟無不生者生生則生有時而盡矣唯化
也而有不化者爲之用苟無不化者化化則化有時
而息矣然則六合之內有形者孰非生有事者孰非
化捨夫生滅變化則亦無可言矣此列子所以首言
生與化也首言生與化者以謂吾之所言之理所寓
之物無非生滅變化者且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機者何也生化之門也生化之門者生生化化萬物

之奧也天下之生與化不勝言也則舉夫生死之大
化而已物有以形相禪者則化於顯物有以生受化
者則化於陰蠅之爲鶉螺之爲虫燕之爲蛤蜊之爲
援此人之所見也是物之化於顯者也程之生馬馬
之生人天下豈有是哉此死於此而生於彼者是物
之化於陰者也是釋氏所謂輪迴者也儒者所謂忽
然爲人化爲異物者是也若榮啓期林類安於生化
者也杞國之人憂非其憂不安於生化者然則不通
乎生化之道而欲究列子八篇之書有不爲孟浪逕
廷者乎則亦茫然若臨太山而窺滄海矣

列子論中

天地託於虛空之中萬物含於天地之中既有生之者安得無窮昔者未始有物既而天地萬物雖然乎其間此亦何自來哉安得不謂之幻有形之物會歸於壞及其壞也豈非幻滅而夢覺哉天地之間造化之密移也日月之迴薄也風雲之振蕩也誰其使之而一息不留也今之天地日月猶昔之天地日月乎其亦逝也不可得而知已非幻而何上古以來墳典之所記三王之所成歷代之所爭誰其祛之而廓無餘迹焉非夢而何豈唯此耳朝昏古今也寤寐生死

也昧者直以覺爲真是而夢爲真妄審爲是也可得
執而有之乎其所以異於夢幻者幾何耶故列子言
周穆王之執化人之祛以遊中天之臺彼以數十年
也而默存無幾耳及其寤也嚮來之樂可復得耶嚮
來之處可復追耶然則人之化於化也何異此哉覺
有八證夢有六候以言晝夜之通爲一世也夢覺之
通爲一妄也飽則夢與飢則夢取陽則夢火陰則夢
涉因也以言流轉大夢者其受化浮沉未有不由已
也西極之隅阜落之國尹氏之僕鄭國之人以言其
夢覺真妄苦樂是非之無定在也然則宋陽之妄不

猶愈於覽昨夢以爲是逢氏之述不猶愈於執諸幻
以爲實者乎觀燕人之悲發於妄境則知世俗之不
爲同行之笑者幾希嗚呼列子之於性命可謂盡矣
彼直以天地萬物爲一夢幻豈夸言哉

列子論下

夫將以祛有情之累言雖過而不爲疵者唯聖人能
之揚朱一篇其大旣所以祛情累也故其言公孫朝
之溺於色公孫穆之湛於酒而鄧析謂之真人端木
叔放意所好無不爲也而段干生謂之達人且馳域
中之論則檢身賢於縱欲究域外之理則有心於善

不如無心之不善也吾無心矣安知善不善之所在
乎滑欲於俗世俗之情也有心於德賢者之情也膠
其迹而累於情等耳蓋存世俗之情以繕俗固以汨
其真矣而存聖賢之情於曾次亦未得全其真也唯
庸聖之情俱盡則亦循循常常與塗之人同耳善乎
其言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也而夷吾以謂勿壅
勿闕肆之而已嗚呼此真人之所以浮游於日用者
也夫飢而欲食寒而欲衣困而欲瞑此可闕乎此用
情乎然則耳之所欲聽目之所欲視鼻之所欲臭口
之所欲言體之所欲安意之所欲行吾亦如是而已

矣又何累焉由此觀之則其以朝穆爲真以端木爲
達其言之雖過而不爲疵也審矣雖然論而至於此
後之儒者有以斯言爲罪者矣若夫以余推列子之
心而識余之意則庶幾乎無罪焉

莊子論一

情存分量者不可與聞廣莫之言智辨是非者不可
與遊兩忘之境天地內外非可以情度也而局於分
量者昧焉萬物紛紜非可以智盡也而膠於是非者
惑焉唯我與物同遊乎無極則又安覺鵬鷃之爲二
物哉莊子所以發端於是也夫世俗之情耳目之所

安心境之所熟則雖神奇怪譎而不以爲異也至夫
耳目素所未接心境素所未嘗則雖常流至理未有
不驚而惑者豈唯驚而惑也有不爲胡盧而笑者哉
一鳥之背而幾千里一息之飛而九萬里世之所未
見世所未見則局於分量者之所驚而笑也然天地
之外固有大於是者不可知也而世俗徒以區區心
目之所屬而臆計天地之外則其於莊子之言亦若
是驚且笑矣鵬之負青天鷲之槍榆枋其爲逍遙一
也世俗之情必大鵬而細鷲也屑屑乎小大之辨則
是非美惡高下長短擾擾起矣其於莊子之言焉能

涉其流而化其道哉故善觀莊子之言者能於此而
悟其將則三十篇燮然冰釋矣於此而驚且惑乎彼
方情存分量而智辨是非矣安用莊子之言爲哉

莊子論二

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內篇言夫內外篇言夫外
雜篇者合外內而言之也雖然內者外之源外者內之
出也庸詎知吾所謂內之非外外之非內耶故內篇終
之以應帝王外篇終之以知北遊雜篇終之以天下內
篇而終之以應帝王則知湛然常寂者是其所以通天
下之志者也外篇而終之以知北遊則知其芸之作復

歸於根擾擾之緒畢反於一也雜篇而終之以天下則
知孔子之書終言堯舜之事老子之書終言小國寡民
孟子之書終言禹湯文武者皆是莊子之微旨也夫力
不足以舉天下則不足以用天下道不足以小天下則
不足以宥天下舜唯其視天下猶敝屣也故能運天下
於掌伊尹唯其囂然自樂於畎畝也故能一舉而造商
而昧者直以莊子爲漠然絕物而與拔一毛而不爲者
同是烏足以言道也道無形也體之者人卷而懷之無
一毫舒之足以濟天下此天下之所以賴於道也雖然
應物而濟天下者聖人之所以成焉者也然其出而用

者亦聖人之末耳善乎其言徐無鬼也徐無鬼因女
商見魏武侯與之言相狗焉而武侯大悅也蓋徐者
與夫䟽疾彊梁者異也鬼固幽矣又曰無鬼幾於無
迹也然將與物交必出乎幽而因乎理故因女商而
見也女者靜而不以外傷內物求而從應者也商者
通有無以資物者也故爲無鬼之先而見魏武侯也
魏武剛大之謂也出乎幽深因緣以應夫剛大故必
有合所以武侯大說而笑然無鬼所以應夫物者曾
不用其糝糠土苴故特言狗馬之德而足以說之如
此余故曰應物而濟天下者亦聖人之末耳

莊子論三

孟子之稱孔子曰集大成其言曰集大成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終條理者智之事也
聖譬言則力也智譬言則巧也然後知莊子所謂聖人之
道與夫聖人之才者判然白矣莊子所謂聖人之道
非孟子所謂聖歟莊子所謂聖人之才非孟子所謂智
歟道可以學而至才非學而至也譬言之鈞石之弓可以
歲月習也進退弛張可以度數得也然不知所以然而
然此力也猶之道也由學而後至焉故也至於發矢復
沓方矢復寓括相屬猶銜弦然此巧也猶之才也非學

到而言傳者也夫射一事也而有力巧之殊聖人一道也而有才與道之間非孟子之善譬言與夫莊子之善說也烏識其所以爲才與道哉此南伯子葵所以有問于女偶也且南者顯而與物交伯者長而爲物先葵知自衛而不知所以自衛以其所衛者小也顯而與物交長而爲物先去道遠矣然以其知自衛故能問道於女偶然其去道本遠故女偶謂非其人也女者不以外傷內致柔而守靜者也偶者曲而全者也體道之微者也卜者未嘗求物而不能絕物之求吉凶憂樂不自我而吉凶憂樂之兆不能不因物而應梁倚則任物庇下面爲

物之所倚者也是其所以用天下者也故爲聖人之才
出而用天下則其爲物也太多故將以窅然藏於聖人
之道必以外天下爲先而後終之以不生不死也

莊子論四

莊子之爲書旣已小天地遺萬物薄堯舜累周孔其
於掃除名教之迹蕩然無餘矣以謂吾之所言則近
乎棄實有著虛空茫然無町畦泊然絕物者於此而
無述焉則天下後世幾何而不驚且惑也故終之以
天下之篇而道術之所以辨也其曰古之道術有在
是者墨翟禽滑釐之枯槁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

鉞尹文之救世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彭蒙田御之名

去已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之博大也古之道術有在是者莊周之寂寞變化也五者小大不同其爲一偏一也老莊之道旣自列於一篇而孔子之道獨不列於其間嗚呼此以見莊子之深知孔氏也非知孔氏也深於道故也孔子之道包是五者施於天下或藏之以神其用或裁之以見於事故迹雖徧於天下人爲之敝有時而極然關百王貫萬世而終莫能違之者道備故也此莊子所以不列於道術之一偏也嘗竊譬言之水之在天下合而爲海放而爲

江
河
淮
濟
衍
而
爲
百
川
豬
而
爲
陂
澤
醜
而
爲
溝
澮
道
術
之
在
天
下
亦
猶
是
也
海
之
於
溝
澮
小
大
有
間
矣
其
爲
水
之
一
偏
一
也
孔
子
之
道
水
也
蒸
爲
雲
氣
升
爲
雨
露
以
濟
以
漑
以
滋
以
濯
蓋
取
於
河
海
百
川
陂
澮
而
用
之
耳
矣
誰
謂
莊
子
非
孔
氏
而
絕
中
道
哉

莊子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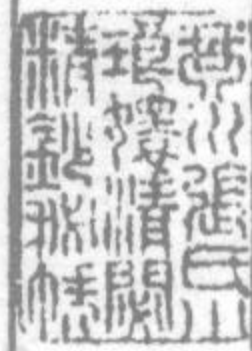
莊
子
毀
仁
義
毀
諸
已
乎
曰
敝
足
蹇
足
踣
足
唯
攘
棄
之
而
天
下
元
同
是
毀
仁
義
已
矣
然
而
曰
至
義
不
物
至
仁
無
親
遠
而
不
可
不
居
者
義
親
而
不
可
不
廣
者
仁
則
周
蓋
未
嘗
毀
仁
義
也
莊
子
滅
禮
樂
滅
諸
已
乎
曰
澶
漫
摘
僻
唯

不用而性情不離是滅禮樂已矣然而曰禮以導行
樂以導守和禮之意子貢不能知死不歌墨子之所短
則周蓋未嘗滅禮樂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是周絕
聖之言也然而以謂神全形全聖人之道也澹然無
極衆美從之聖人之德也通於天地推於萬物聖人
之心也手撓指顧四方俱至聖人之治也天地之鑒
萬物之境聖人之靜也知窮知通臨難不懼聖人之
勇也其言如此絕聖矣乎任知則民相盜去知以歸
其天是周弃知之言也然而以謂真人以之爲時聖
人以之爲薛子心徹爲知知徹爲德以恬養知以知養

恬其言如此弃知矣乎豈特如是而已也周之書言道而已故其要曰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長於上古先於太極或期之於稊稗或極之於昏默是周之所言道也然而曰道不可以言言而非也則周蓋未嘗言道也豈唯未嘗言道哉其言未始有是非也荒唐之言謬悠之說無端倪之辭則莊周之言未嘗是也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則莊周之言未嘗非也豈唯未嘗有是非哉亦未嘗言也彼其三十篇之書精粗小大靡所不具惠子之所困公孫之所驚其言數萬可謂多矣

然而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安得忘言之士而與之
言則莊周蓋又未嘗言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三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信安程

俱



論

維摩詰所說經通論八篇



文殊師利是根本智維摩詰是不可思議解脫力文
殊師利是法爾如然維摩詰是神通妙用佛以二菩
薩問荅以顯妙用起於根本智然根本智與不可思
議解脫神通不離此身六根六用而別有也此所以
先言維摩詰身示疾苦又說身無堅速朽深可厭患

而後文殊師利問答即於維摩詰所謂可厭患之身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如此也故法華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以至耳鼻舌身意皆自父母所生之色身而不可思議解脫如彼也以顯根本智中神通妙用皆是法爾如然不可出五蘊十二行中建立然文殊師利與維摩詰合之即是佛故先說如來現大不可思議力以長者子寶積與五百長者子所持七寶蓋合成一蓋覆三千大千世界而山河大地天龍等宮悉於寶蓋中現而寶積等讚歎以爲如來神力不共法也諸大乘經中佛將說妙法必先示現

神變或瑞光先照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上至天宮下
至地獄莫不蒙光解脫或見微塵數佛刹悉皆顯現
如此經所說七寶蓋中而皆示現三千大千世界諸
天龍神所居宮乾闥波女等及夜叉乃至山河大地等
蓋言法無不該無不遍也有一絲毫不至處是佛法
界有所不遍有所不遍則是有礙非無礙也又大藏
教中常以法喻寶如云寶所寶洲衣裏珠額上珠摩
尼寶長者寶藏之類皆以喻法故說法緣起先以長
者子寶積也寶積言衆寶猶云一切法也以七寶蓋
供養佛而佛合爲一蓋言一切法即一法以法寶普覆

一切無所不有無所不遍也不以佛菩薩爲說法緣起而以長者子者其俗無異凡聖一如在家猶出家也如長者維摩詰是也長者子寶積旣讚歎佛神力已遂問如來佛土清淨而告之以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者言種智神通與萬法皆由一心心外無法也而舍利弗以聲聞知見不達是理故疑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也佛以足指按地而三千大千世界皆已清淨莊嚴者言迷悟淨穢之反一足指按地頃耳螺髻梵王見清淨法如佛頂相故能以法除舍利弗惑也

是經所說法真俗聖九淨穢平等不作異觀故在會
菩薩自等觀菩薩已下五十菩薩及彌勒文殊五十
二菩薩也等觀不等觀所以爲等觀亦去
等觀之著也是神通自在必自三昧中起三昧者正
定也是所謂神通妙用亦法爾如然故有定自在菩
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也解脫神通亦是此身光
明發現故有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是一切
佛聚一切義海故有寶積菩薩辯積菩薩手有拯拔
引接之義菩薩常以法寶法印拯拔衆生上至十地

菩薩四果諸天下至地獄畜生餓鬼高下平等一以
法寶法印而拯拔之故有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
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所言法印如印印文無先無
後無作無二即時具足無有差異字有先後而印時
無先後文有文義而印中無文義然而普遍無礙事
理周圍無作無二諸佛經中所言印者皆此義也常
慘菩薩大悲無量故喜根菩薩喜王菩薩大喜無量
故辨音菩薩常說是法故虛空藏菩薩法無盡故執
寶炬菩薩以法光明破冥闇故寶勇菩薩負荷衆生
無所畏故寶見菩薩無見而見是法見故帝網菩薩

明網菩薩法法互融無所礙故無緣觀菩薩不起真
際故惠積菩薩法無量故寶勝菩薩無能勝故天王
菩薩最尊勝故壞魔菩薩摧伏四魔與諸怨賊故電
得菩薩法如幻化故自在王菩薩具不可思議解脫
故功德相嚴菩薩摠持萬行故師子吼菩薩雷音菩
薩山相擊音菩薩法音無邊故香象菩薩白香象菩
薩具大力故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度生死海無
疲厭故妙生菩薩念念出生而常寂故華嚴菩薩開
敷佛華大莊嚴故觀世音菩薩具悲智故得大勢至
菩薩具願力故林梵網菩薩即煩惱網即清淨網不相

留礙故寶杖菩薩住佛威儀故無勝菩薩無等等故
嚴土菩薩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嚴淨法無不遍故金
髻菩薩珠鬘菩薩至法頂故於是終之以彌勒菩薩
文殊師利法王子者如諸菩薩具如是等法即成佛
果彌勒菩薩是一生補處已授佛記者故然不離文
殊師利清淨根本智也如善財童子遍參善知識已
後見彌勒與文殊是也

三

長者維摩詰既以已身示現有疾因爲人說此身無
常無強無力無堅無主無人無我無知無作等及說

身病根本從癡有愛以有病苦又常爲諸人去諸法
病如諸十大弟子與彌勒持世二菩薩嚴光童子長
者子善得皆以謂不堪任詣彼問疾者不惟以其入
深法門辯才無礙爲聖賢等之所畏難亦以謂其諸
法病如上所云則不能見維摩詰無諸法病即維摩詰
耳若能不於三界現身意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乃
至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如是宴坐如法說法離衆生
垢離我垢離生死前後際斷乃至無說無示無聞無
得如是說法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所嗅香
與風等乃至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其有施者無

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如是食人之施於食等
於法等乃至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於諸法解脫如是
無分別觀知根器以大乘法教化衆生如是爲人說
法不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不以二相觀佛國土罪
性福性皆如鏡像在家出家無有功德知如來身即
是法身知一切衆生即菩提相舉足下足皆是道場一
切天魔悉能摧伏以菩提心起四無量以法施會爲
大福田若能如是即是維摩詰即是文殊師利如舍
利弗等所有法病是病爲維摩詰所訶如彼者不能
見羅摩詰文殊師利也故皆曰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不可思議解脫力一切衆生與諸佛菩薩悉皆日本來
具足不出一心六用而能發現所謂神通亦曰光明
但一切衆生以生滅心狹劣心分別心限量心里礙
心等故有眼爲色所礙有耳爲聲所礙有舌爲語言
諸味所礙有鼻爲臭香所礙有身爲觸所礙心識爲
法所礙故名之曰盲聾愚癡等類然亦常運神通常
放光明未曾間斷諸佛菩薩以廣大心無住心無分
別心無礙心故一心六用皆爲不可思議神通亦常
放無量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所謂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以至鼻耳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皆爲
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唯
了諸法空無礙然後有是不可思議解脫神通之力
故云空其室內除外所有及諸侍者無有牀座此所
以能容須彌相世界三萬二千師子座及香積世界
九百萬師子座也言須彌世界者如經所言有解脫
名不可思議者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
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表是法也故
文殊師利問疾之餘首問維摩詰此室何以空無侍
者維摩詰言諸佛國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曰

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
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
當於六十二見中求以至六十二見當於諸佛解脫
中求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以明空非分別
不捨有而求空了則煩惱即菩提迷則菩提即煩惱
也明清淨如來大根本智與不可思議解脫即此示
病之一心六用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而無分別者也
以至右掌持諸天大衆諸如來所又不起于座以右
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皆以空無礙故故曰室
空不起真際故故曰不起于座此不可以生滅礙心

分別妄見而知者也

五

文殊師利從佛所來見維摩詰即是清淨法身本根
本智而起不可思議解脫神通皆不來而來不見而
見不來而來豈有來相不見而見豈有見相若來已
更不來是實無來來無所從故若去已更不去是實
無去去無所至故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擬議即差故
自文殊師利初詣維摩詰問答凡十段義一文殊問
病所因起二文殊問病何以空無侍者三文殊問病
爲何等相四舍利弗念欲牀座維摩詰答以須彌相

國師子之座納於室中五文殊問云何觀察衆生六
文殊問生死爲菩薩當何所依七天女與舍利弗問
答八文殊問通達佛道九維摩詰問文殊何等爲如
來種十普現色身菩薩問維摩詰親戚眷屬等爲何
所在舉要而言一切解脫神通摠持萬行大慈大悲
及一切衆生塵勞煩惱皆依清淨法身根本智而立
故維摩詰即於父母所生之身示現有疾又即於此
身而現種種不可思議解脫以見菩提煩惱無二性
故示現有疾非有疾也如佛菩薩爲度衆生出入生
死海遊戲五道雖實無生死無我無造亦無受者而

示有輪回苦樂等受也然從癡有受則有輪回故曰
從癡有受則我病生又曰從有攀緣則爲病本又曰
身孰爲本欲貪爲本欲貪孰爲本虛妄分別爲本虛
妄分別孰爲本顛倒相心爲本顛倒想孰爲本以無住
爲本無住則無本唯其顛倒虛妄貪欲爲本此衆生
所以輪回不息出入苦海者也唯其顛倒以無住爲
本無住則無本此所以即煩惱海即菩提也知無住
本立一切法則於住死畏中得無所畏矣諸佛菩薩
從智起悲濟度群品有一衆生不滅度者是佛菩薩
終不取涅槃不捨生死也故曰一切衆生病是故我

病衆生不病則我病滅也然無量煩惱大菩提海惟一
一空法此維摩詰所以示有家居眷屬而一室之內
空無牀座亦無侍者也答文殊之問又所以言諸佛
國土亦復皆空也然所謂空者非捨諸有而別有空
也故曰空當於何求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六十二見
當於何求當於諸佛解脫中求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蓋空匪他求不離六十二見
而空存焉六十二見是諸過患然不離諸佛解脫中
諸佛解脫超過一切礙無礙境然不離衆生心行中
也故寶積經說文殊以神力令舍利弗與魔波旬作

如來身問答妙義舍利弗問菩提當何處求波旬答
曰從身見根本求於菩提無明有愛求於菩提顛倒
起結求於菩提障身覆蓋求於菩提亦是義也大般
若經曼殊室利分云一切法空說爲法界即此法界
說爲菩提法界菩提俱離性相由斯故說一切法空
又云無上菩提即五無間彼五無間即此菩提又諸
法無行經云文殊說言一切衆生皆得菩提是名不
動相一切衆生皆成就一切智惠是名不動相一切
衆生皆是道場是名不動相乃至一切諸佛成就貪
欲是名不動相一切諸佛成就瞋恚是名不動相乃

至一切諸佛成就邪見是名不動相大抵文殊師利表
根本智故其所說法皆徹源底即有即空無二空也
煩惱菩提分別空則病亦無形不與身合及與心合
非四大亦不離四大也

六

舍利弗未離聲聞未能隨緣赴感無不周遍而常處
於菩提之座故作是念當於何坐也東方萬物並作
出晦入明之方也而世界名須彌相表不動也東方
萬物並作之方而世界名須彌者動而常寂也佛曰
須彌燈王者寂而常照也以彼菩提之座入於空無

所有之室故無去來相亦無礙無礙也宜乎新發意
菩薩及大弟子不能升也為須彌燈王作禮乃得升
者一念與須彌燈王相應是即須彌燈王已矣維摩
詰因為大衆說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以見於根本
智起神通也不可思議皆若此也諸佛菩薩從智起
悲示病示苦出入生死以度衆生疑若照照住相之
仁然於是文殊問云何觀於衆生而維摩詰以謂觀
衆生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熱時燄如呼聲響如空
中雲如水聚沫乃至如石女化人也不取於相無作
無受無人無我是乃所以為大悲而繼之以四無量

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莊周曰大仁不仁又曰虎狼仁也聖賢之語豈有二義哉觀佛菩薩說一乘法必有女人以爲緣起故法華經說龍女七歲文殊度之於衆會前化爲男子即往南方成佛而華嚴經波女須密多天主光女慈行童女乃至城神夜神林神等皆以女人身善財見之得解脫門又如無垢施經所說無垢施女月上女經所說月上女皆辨才神通與大弟子往復論辯訶毀小乘說微妙法親授佛記維摩詰室中所化天女亦猶是也其義有五一者示平等法無男女相二者法無淨穢三者示世

俗諦卽出世諦四者一念之間卽三阿僧祇劫無延
促相五者一切諸法皆如幻化如維摩詰示居士身
天女乃其眷屬然而眞俗無二世出世一如也散諸
天華者以表在欲行禪了無罣礙諸大弟子以有礙
心華者不墮以譬言畏生死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
也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
聞菩提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又云我從十
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者言大般若海不離十
二有海也以維摩詰空無所有之室自然常現八未
曾有難得之法也於是文殊又問維摩詰言菩薩云

何通達佛道而維摩詰以謂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
通達佛道也又問何等爲如來種而維摩詰以謂無
明有愛貪恚癡等乃至一切煩惱爲如來種也此皆
明不離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也普
現色身菩薩者亦明於一切色相而常普現不思議
法也問維摩詰以妻子親戚眷屬等爲何所在而維
摩詰告之言明皆即有而空即空而有也曰母曰父
曰妻曰男曰女以至舍宅園林車馬衣服財寶牀坐
等種種名字即空而有也然所謂父母妻子以至牀
坐者乃智度方便法喜慈悲以至無漏覺意慙愧深

心而已是即有而空也故曰火中生蓮華是可謂希
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夫人終日起居動作之
間視聽語默之際無非欲也而其行也常禪故以喻
火中生蓮也

七

生滅爲二我我所爲二受不受爲二垢淨爲二是動
是念爲二一相無相爲二菩薩心聲聞心爲二善不
善爲二罪福爲二有漏無漏爲二有爲無爲爲二世
間出世間爲二生死涅槃爲二盡不盡爲二我無我
爲二明無明爲二色色空爲二四種異空種異爲二

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二忍辱持戒精進
禪定般若布施回向一切智爲二是空是無相是無
作爲二佛法衆爲二身身滅爲二身口意業爲二福
行罪行不動行爲二從我起爲二有所得相爲二闇
與明爲二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正道邪道爲二實
不實爲二凡是二者皆爲諍論皆爲戲論皆爲邊見
皆爲偏計皆爲執著而不一法中無生無滅無我無
人無受無不受無垢無淨無動無寂無有相無無相
無聖無凡無善無惡無罪無福無有漏無無漏無有
爲無無爲無世間無出世間無生死無涅槃無盡無

不盡無我無我無明無明無色無空無同無異
無根無塵無六波羅密無一切智無空無不空無相
無無相無作無不作無佛無法無衆無身無身滅無
身口意業無動無不動無識無不識無得無不得無
闇無明無樂無厭無正無邪無實無不實彼諸菩薩
各以如是所入不二法門而樂說之然此三十菩薩
之所言者言而已矣故文殊師利以謂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也文
殊師利雖如是言然畢竟只是言說於是問維摩詰
而維摩詰默然而已是義方圓按大藏中維摩經凡

有三譯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今行於世者是也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維摩詰經唐三藏玄奘譯說無垢稱經而支謙所譯至文殊師利說無言無說等爲不二法門於此遂已更無後段維摩詰默然者彼意豈以爲重複耶

八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云非一切刹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視顯法或有作相或有揚眉或有動睛或笑或欠或殼言欬或念刹土或動搖如瞻視及香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得

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又云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
等衆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文殊師利既以無言無
說無示無識爲入不二法門而維摩詰默然無言已
於是示諸菩薩及大弟子以衆香國神通解脫殊特
之事彼衆香國香積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
天人得入律行菩薩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
以表五蘊六根即般若海一觸受皆具圓通皆能
入佛智惠也如香積世界但以鼻觸而證菩提則知
一切悟門不必皆從言說文字而觸脫也以至一切蠢
動不必有言說而能辦事也應坐時坐應食時食以

表與一切衆生了無差別也遣化菩薩致敬香積如
來者以表一切解脫神通皆如幻化也衆香菩薩問
釋迦牟尼如來於此娑婆世界以何說法而維摩詰
告以佛以剛強之語調伏之言度脫衆生以見如來
隨諸刹土時節因緣以方便力所應化度而化度之
雖有言說不離文字令得解脫也故釋迦如來曰或
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
以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

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衆生
應以化緣得入律行有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
時燄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
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
無爲而作佛事又曰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
佛事又曰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衆生
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此皆如來與大
菩薩慈悲方便真實諦也又維摩詰爲衆香菩薩
言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以言五
濁惡世十二有支煩惱苦海乃是無上菩提大般若

海也彼諸淨土無一闡提及三惡道譬言之高原陸地
不生蓮華必於淤泥乃能生植故云諸餘淨土之所
無有也起根本智現大神通說無上法已於是攝用
歸體故與文殊同往詣佛也釋迦牟尼如來爲諸如
來衆既說妙法衆香菩薩九百萬衆皆還彼國是佛
世尊與大菩薩及長者維摩詰以智惠神通作佛事
已於是佛問維摩詰爲以何等觀如來維摩詰言如
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以至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
示以見真俗無二凡聖平等根本智解脫神通同法
身也雖從根本智示現神通說諸妙法然常不起真

際湛然不動也故於是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
而來生此而維摩詰告以無生死雖然佛蓋知之以
謂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
生此也既無沒生而云無動國沒而來生此者無動
乃所以無沒生也梵語阿閼華言不動無動佛國者
表維摩詰雖現神通而說諸妙法不起真際湛然不
動也故雖以右手斷取妙喜國鐵圍山川乃至梵
天等宮城邑聚落上至迦吒尼天下至水際入此
世界而不起于座也此無動世界所以擲過三千
大千世界出入往來無所留礙而無出入往來等

相者也

北山小集卷第十四

北山集卷之十四



北山集